

花火

莫可菲 著

何妨共成
鸳鸯锦

拂去肩上梅花，
此生只愿与你，并肩看，天地浩大。

花火火暴连载，暖爱天后莫可菲 浓情巨献

媲美桐华的感动，超越安意如的文字。

最纯良明媚的少女，转眼即成盛开在权力之巅的修罗之花，
宦海宫廷，生死相随，纵使再绝情，也无法对她狠心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何妨共成

莫可菲

鸳鸯锦

© 莫可菲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妨共成鸳鸯锦 / 莫可菲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
2009.12

ISBN 978-7-5313-3637-2

I. 何… II. 莫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9621 号

何妨共成鸳鸯锦

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
责任校对 潘晓春
装帧设计 八牛书装 梁旦旦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夏玉琼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28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637-2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她是这样一个巫女

莫可菲

话说，这本书是怎么出炉的呢？

是这样的，我心中住了一个巫女——

她有一点本事，但还不够翻云覆雨；她有一点姿色，但也不至于倾国倾城；她对于陌生复杂的环境会本能地感到恐惧，但到了千钧一发之际，也会勇敢地直面相迎……

这个巫女在我心中住了好几年，我一直都想写她的故事，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

写完《凤舞霓裳》后，对那个架空时代的风情十分留恋，感觉意犹未尽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其实是舍不得跟那几个优质帅哥说再见。有读者说她们爱死了南宫夜，但最疼的却是七皇子（男配定律再次得到证明），刚好和我的心思不谋而合。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之后，我对他们的执念终于找到出口——我忽然想看看，如果那个巫女跟这几个妙人遇上了，会发生什么故事？于是，我怀着满腔期待开始了这个新故事。

本来我有些担心，毕竟以前没写过巫女这样的女主，我这个麻瓜只能满世界找资料，五行八卦、祭祀咒文，我差点淹没在资料的海洋中，希望这些努力能派上用场吧。毕竟，这本书不叫《巫女应用手册》，所以，请各位爱好考据的朋友多多包容，对文中某些技术性细节不要追究得太深入，哈哈，预防针我打了哦。

《何妨共成鸳鸯锦》和《凤舞霓裳》是同一系列，从《凤舞霓裳》追过来的读者朋友可以继续享用。我在写故事的时候，都会投入我自己的真实情感，所以，每次写虐文，我自己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我喜欢美满的结局，所以一般会让文中的主角和配角都得到幸福。虽然这本书中的配角没有能笑到最后，但幸福也正在拐弯的地方向他们招手。而我写的每一本书，不管是《凤舞霓裳》还是《王的校园》（广告目的达成），我都争取做到既独立、又相互关联，不会出现“为了看这本就必须先看那本”的捆绑要求。当然，如果你看了这本，忽然对其他人的故事感兴趣，想要找来看，我也乐见其成，呵呵。

这个系列的背景是架空，为什么？肯定是为了避雷。如果限定一个具体的朝代，我会诚惶诚恐，先把正史野史通读几遍，再去求证官职、货币、民生等等，大概会束手束脚，写不出一个字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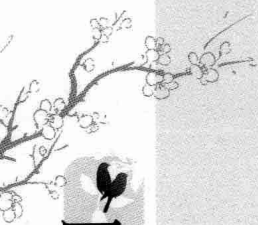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的章节标题花了我很多时间，我取书名比较无能，但对这种长一点句子反而偏爱，尤其喜欢琢磨古诗词的精华，来个改造嫁接，文中也有诸多引用化用古诗词的地方，可能有些显得比较生硬，不过这也给我留下了进步的空间啊。

写序真不是件轻松差事，个人认为比写正文还棘手。关键在于既要介绍，又要避免剧透（有人在介意这个吗），说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剩下的时间留给各位看官吧。

目录

CONTENTS

她是这样一个巫女	001
楔 子	001
第一章 寂寂相思寂寂花，怜君心事到天涯	007
第二章 世外焉可隐针锋，宫中已然听惊雷	023
第三章 芙蓉帐暖度春宵，何必金兽添瑞脑	043
第四章 琼汁玉液失颜色，半缘修心半缘君	069
第五章 五彩罗衣轻似羽，安魂大任重如山	093



- 117 第六章 问情哪得深如许，别有幽愁暗恨生
- 143 第七章 一曲安魂举国哀，只见归去不见来
- 169 第八章 学遍千千万万法，何曾识得九五卦
- 197 第九章 黑白难解春秋意，遥向参商各自愁
- 217 第十章 如非心有千千回，何以春来不思归
- 243 尾 声 何妨共成鸳鸯锦，挽住时光不许动

这也是一个春天，只是远不如她记忆中的下午那般春意盎然



楔子



小环还记得，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午后。

花木扶疏的庭园里，一个青衣少女正专注地练习剑法。粉色的花瓣随着凌厉的剑气纷然坠落，旋即被春泥濡湿。

那种剑法绚丽得让人移不开眼睛，小环也知道，这把剑也曾让许多的鲜血洒落过。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舞出那种致命的美丽。

青衣少女察觉有人来，漂亮地挽了个剑花，转过身来，原本平板甚至稍嫌冷淡的表情变得柔和：“小环，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还好没伤到你。”

小环信心满满地说：“雪见师姐的剑是有眼睛的。”

青衣少女放下剑，环顾庭园，有些落寞：“啊，不知哪日才能回来。”

雪见师姐这句话，根本就是“言若有憾、心实喜之”的写照，小环忽然生出恶作剧的兴趣：“那我去跟师傅说，师姐舍不得离开，不如换小环去甲子山？”

“哦，那倒不必，甲子山可比不得这里，你的五行八卦太文了，还是留下来的好。”雪见说出大串反对理由，忽然发现小环眼中的促狭，才知道自己上了她的当，不禁微愠，“你这鬼灵精！那几下花招全用在师姐身上！”

小环咯咯地笑起来：“怕以后没机会啊，师姐这一去，可长可短，夜师兄的性子最是闲云野鹤，办完大事，来个浪迹天涯也说不定哦。”

雪见被说中心事，脸上红晕更深：“你乱扯什么！少主爱怎样跟我有啥关系？你很闲吗，我怎么记得师傅才教了你一套阵法，等着验收呢？”

“呀呀呀，说错话了，我怎么还没改口。”小环这才记起，从前那个跟她们一起练剑学法的师兄，早在几年前就被师傅正式收为义子，还送了他一座山庄，叫做甲子山，远在帝京，师傅将

与少主南北应和，一起做大事！

雪见看着这个娇小清灵的师妹，有些感慨。小环体虚，习不得刀剑，却把让人头疼的五行八卦钻研了个通透，这次在安排谁去帝京的问题上，师傅本来是倾向小环的，认为她在阵法方面的造诣更能帮到南宫夜，还没正式决定，小环就成了几个师姐妹羡慕的对象，没想到小环主动放弃说“徒弟体虚，恐不敌高山寒气，贻误大事”，这位置才落到了排行第二顺位的自己头上。

得到任务之后，雪见一则以喜，一则以疑。

不可否认，南宫夜是男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，单是多年前的稚龄少年，已经难掩光华，让当时还是小丫头的她们芳心暗许，过了这些年，不知那少年已长成如何的俊美。雪见甚至无法确定，自己的努力拼搏，到底是为了报答师恩，还是为了那个人——为了在他的眼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这一次可以去甲子山，跟南宫夜朝夕相对，竟比什么都让她激动。

但是，小环的主动放弃很不合理。虽然体弱是真，但她一直努力勤勉，按说没有临阵脱逃的可能，何况这是师傅多年谋划的一局棋，小环会在这节骨眼上放弃，太不符合她的个性。

“小环，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吧？”雪见望着她，终于说出心中的疑问。

她对南宫夜的心思，小环一定看得出来——难得夸人的师傅都赞小环有慧根，是以不惜把一身秘术都传授给她。能把五行八卦学得通透的师妹，要知道她那点小心思，还不容易？

“当然是为了你，”小环那双点漆般墨黑的眸子有些惊讶，仿佛在奇怪她怎么会问这个，“师姐这么辛苦练剑，不就是为了去做大事吗？”

雪见听了，却从心底生出一丝不确定：“其实师傅的安排自有道理，或许我并不能真的帮到他。”

夜师兄，哦，少主他的功力无人可比肩，认真算起来，也许

只有小环能够辅助他。想到这里，她有些迷茫。

“好啦，你别再反悔，我可不打算去那么高的地方挨冻哦，师姐就当是帮我吧。”

“说不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挨，等我去了后，可以再来接你。”

“不是准备起事吗？”小环故意装傻，“怎么变成齐人之福了？”

“你呀！”雪见忍不住笑了，拧一把她的脸。

小环躲闪着：“师姐该走了，别让人久等。”

青衣少女的笑容隐去。始终是要分离的啊，虽然从踏进师门那一刻，就知道这份情缘极其淡薄，甚至比这飘落一地的花瓣还要脆弱，但多年共处，她们也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说再见不知哪日才见，不是不感伤的。

小环静静地目送她离开。

惊蛰刚过，庭园里四处都有鸟虫在鸣叫。与满地花瓣相映的，是枝头娇艳的花苞——

不知那遥远的北地，甲子山上的梅花开得怎样？多年未见的少年，是否还清晰如昨？

之后发生的事，快得让人目不暇接。

雪见师姐去了甲子山，夜师兄混进皇宫，师傅带领人马北上，发动了宫变……

当同门的死士伤痕累累地逃回来时，只带回师傅最后的遗言。

师傅对这个义子又爱又恨的心情，小环不是不了解的。夜师兄曾经私自收徒，是个女子，有一天被她发现了甲子山其实是刑场的秘密，师傅恐走漏消息，要除掉后患，但夜师兄不答应，后来师傅睁一眼闭一眼由着夜师兄放水，让那女徒弟下了山。但在

几年之后，夜师兄居然又翻遍帝京把她找了出来——听到雪见的回报，师傅硬是把宫变的计划提前，也许正因如此，准备不够充分，师傅半生的心血毁于一旦。

所以，小环本能地猜到，师傅死也放不下的东西，一定跟夜师兄有关。

那名死士拼尽最后一口力气，将怀中的血书交到她手中。

她认出师傅的字迹，上面只有几个触目惊心的血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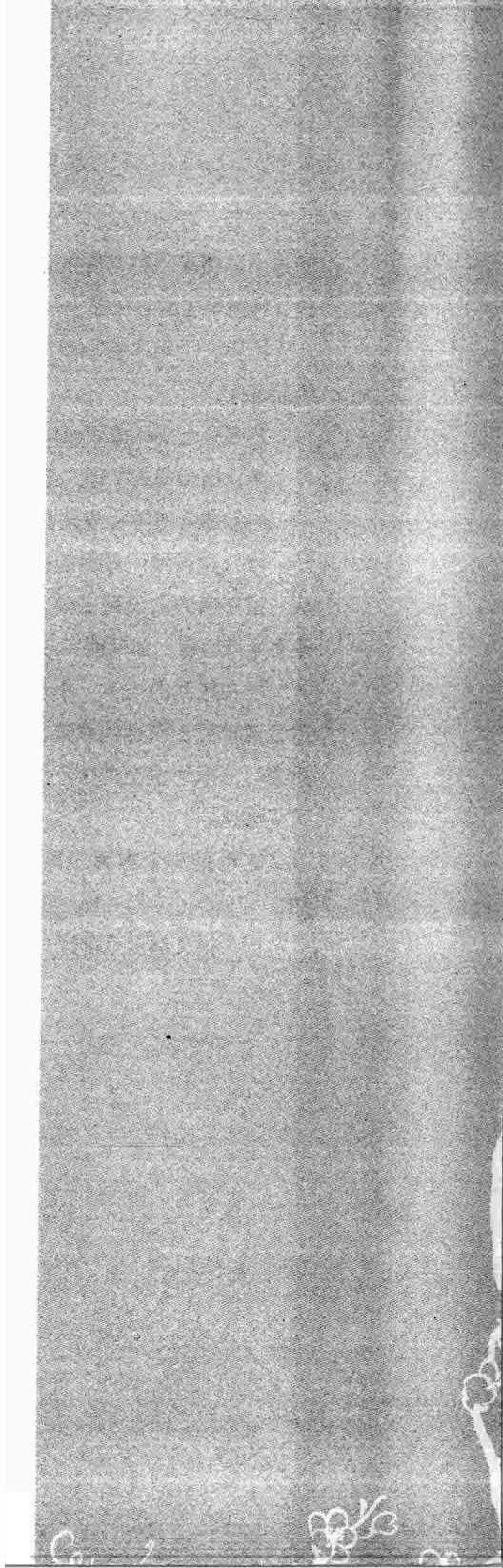
她知道师傅待夜师兄不薄，但没想到竟是这种程度。

她只觉天地间最重的担子压了下来。师傅带走了最精锐的部队，留在南方的没剩多少。她平时又只顾研究阵法，于军事政治没有半点心得，如何能完成令师傅赔上性命的大业？

但在错乱的当下，小环却没有流泪，只是冷静地做出决定：迅速清理死士来过的痕迹，烧毁名册，剩余部众按照之前安排的后路，分散隐藏至各个不引人注目的去处，总之偃旗息鼓，避过风头再说。

这也是一个春天，只是远不如她记忆中的下午那般春意盎然。

因为很久都没有落过一滴雨了。



寂寂相思寂寂花，
怜君心事到天涯

第一章

- 
1. 他乡故知
 2. 华服公子
 3. 常绿之山
 4. 夜香袭人



1. 他乡故知

天照三年，春。

帝京到底跟住惯的南方不同，街道宽阔笔直许多，集市也相当热闹，售卖吃喝玩物的摊贩挤占了大半条街，行人如织，熙熙攘攘的。

“什么，买碗豆腐花得十两银子？你怎么不去抢？”有客人不满地质问摊主。

天干物燥，人人心中都揣着一把无名火，经常为了小事就吵起来。

卖豆腐花的摊主丝毫不觉理亏：“旱了这么久，收点豆子容易吗？发这么一小碗得多少水？不买拉倒。”

等着看好戏的人群迅速聚集。小环无心观战，绕过吵架的人群，抬头就看见前面的墙上贴了一张通缉告示。

那头像有些面熟。

几个青年聚在告示下面，指指点点地议论着——

“听说前阵子宫里不太平，死了好多人。”

“我晓得，好几百禁军横冲直撞地追捕刺客，就打我眼皮下面经过呢。”

“莫不是出了什么妖孽吧？这天气也够怪的，老人家都说百年难遇。”

小环表面上仍是平静，心中却不免擂鼓。她再看了告示一眼，“匪首”、“重赏”等字眼触目惊心，她凑近想再看清楚些，冷不防被身边一个脸脏脏、声音老粗的男人拉住：“叫你买酒还敢闲逛！”

小环直觉是认错人了，但那男人的手力很大，她挣脱不开。

聊天的青年们不禁大笑：“哈哈，酒铺子关了好几十家，剩下的又都贵死个人——水都没的喝还想什么黄汤？太难为你家小娘

子啦！”

那个男人没有答理他们，拽住小环就往前走，直到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子，才松开手。

小环揉了揉手腕，看看巷子口没人，才说：“你还真敢！”

脸脏声粗的“男人”忽然变了腔调：“被你认出来了？”

“师姐的易容术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。”小环有些担心，“不过你现在这样……真的不要紧吗？”

雪见不知哪来的信心：“我只是个幌子，他们的真正目标不是我。”

师傅不在了，那么——

小环心中一惊，拉住她的袖子：“是……夜师兄？”

雪见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：“你太小看了，他才不是‘夜师兄’这么简单。”

小环没心情在这个当下纠结“夜师兄”或“少主”的区别，追问道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雪见没有回答，外表粗陋的“莽汉”竟然露出惆怅的表情，其实有点滑稽，但小环完全笑不出来。

安排好一众余部之后，她只身来到帝京，就为了寻找南宫夜，完成师傅的遗愿。虽然现在的她，对于那样了不起的大计划全无头绪，但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先找着夜师兄再说。夜师兄那么聪明的人，会安排她如何行事。是以见着久别的雪见师姐，她来不及寒暄太多，便直奔主题。

“小环，你回去吧。”过半晌雪见忽然说。

小环从没见过这样的师姐。她记忆中的雪见师姐大多只有两种表情，要么是舞剑时的凌厉狠绝，要么是独自沉思时的冷漠淡然，就连姐妹间的戏谑都很少，但此刻雪见师姐流露出的表情，却是接近完全放弃的空洞和茫然。

“师兄他——”小环首先想到最坏的可能。

虽然死士带回了师傅的遗愿，但那并不表示夜师兄就安全，很可能只是师傅死在前面罢了。

想到这里，小环心中一紧。

难道此番跋涉北上，只来得及……

“他没事，还在山上，”雪见淡淡地说，这很奇怪，因为正在讨论的人应该是她心目中很重要的，“不过，没什么用得上你的地方。”

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”小环忍不住问。

“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来。”雪见不愧是她们几个女孩中最冷静的一个，此刻更加气定神闲，完全没有身为朝廷重犯的惶恐。

“但是，师傅想的，未必就是少主的心思，你明白吗？”

小环沉默。她知道师傅极其疼爱这个义子，他想要给他世上最好最诱人的大礼，而这大礼却是夜师兄不想要的吗？

这几年她都蛰居在南方，听师傅的话，看古书、研究阵法，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那些大事件大计划，自然有很多消息都错漏了。她只知道是师傅写在血书上的遗愿让她毅然上京，脑中就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念而已。

可是雪见师姐忽然出现，淡淡地告诉她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她明显知道了很多，关于夜师兄，关于那件让师傅送命的大事，但她都不解释，一定是觉得说了也徒劳。

小环有些丧气。原来师傅真的高估了她，连她也高估了自己。

雪见又说：“你本来是师傅的暗棋，从没真正露过脸，也不在官府通缉的名单上，自然也不宜跟我待在一块儿——总之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就当来玩一趟，之后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。”

听到这句带点决绝味道的话，小环忽然哽咽了：“我能去哪儿？我从记事起就跟师傅师兄师姐在一起，你现在是要扔下我吗？”

雪见不忍地看着她，想要安慰这个师妹，但终究编不出说辞，